怀念恩师黄伯荣先生



黄伯荣先生（1922—2013）



八十年代初，在兰州大学授课



1946年，与夫人梁丽云女士以及女儿合影

文/中文系 李炜

●他与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发行量近600万套，创造了汉语教材编写的奇迹。

●他主编了《汉语方言语法类编》，这是一部辞典式巨著，涉及建国40年来我国已发现的300多个方言点的语法现象，180万字。该书影响深远，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引用，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

●先生的很多事迹都告诉我，只有人做得高大了，学问才能做得高深。他既是仁者，也是智者，无论是为学、为师还是为人，都堪称一个时代的表率。

2013年5月12日凌晨2时40分，新中国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开创者、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我的导师黄伯荣先生，在阳江因病逝世，享年91岁。

黄伯荣先生，广东阳江人，1922年出生。1945年，黄伯荣先生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46年转入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师从我国语言学泰斗王力教授等专攻语言学；1949年，师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教授，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语言学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4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响应支援西北号召，黄伯荣先生离开学术条件优越的北京大学，赴兰州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语言教研室和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他把自己最宝贵的三十年学术年华贡献给了大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期间还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1987年受聘为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任汉语教研室、汉语研究室主任，为青岛大学语言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9年起受聘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概括先生的一生：现代汉语，从未跑题

黄伯荣先生从事高校教学与研究工作六十余载，是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一生忠诚于教育事业，工作一丝不苟，甘为人梯，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黄伯荣先生学术功底深厚，思维敏捷，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他与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发行量近600万套，创造了汉语教材编写的奇迹。黄伯荣先生在方言语法研究方面也成就卓著。在建国之初，他就发表了《广州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阳江话的几种句式》等重要的粤方言语法研究论文，六十年代初率领同仁对兰州方言进行了首次全面描写。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他主编了《汉语方言语法类编》，这是一部辞典式巨著，涉及建国40年来我国已发现的300多个方言点的语法现象，180万字。该书影响深远，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引用，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其姊妹篇《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一书，也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获得学界很高的评价。

更为难得的是，晚年的黄伯荣先生，仍关注着现代汉语教材教学的新动向，多次说到，“我对现有教材的质和量仍未满足，希望在新编的教材里，打破30多年前旧框架的限制，试着实现我的教材改革理想，更主要的是想贯彻我编教材的新主张。”为了实现这一理想，88岁高龄的黄伯荣先生应母校母系之邀，领军组成中大本《现代汉语》编写班子。在他的带领下，母校中大同仁联合其他相关院校十余位年轻教师，连续苦战三年，终于编写出了适应新时期教学需要的《现代汉语》。中大本《现代汉语》已于2012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这本教材达到了黄先生预期的目标，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使用中大本《现代汉语》。可以说，这本教材的问世，为黄伯荣先生毕其一生的现代汉语事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与现代汉语有缘。”这是黄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大本《现代汉语》后记中的第一句话。他还写道，黄廖本《现代汉语》是他的大儿子，中大本《现代汉语》则是小儿子，“长子年过而立，已经闻名全国，且独占鳌头。幼子新生，也像长子幼年一样，需要多关照、呵护，也希望他长大以后像其兄长一样，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甚至超过兄长，后来居上，也是常情。”

综观先生的一生，从事高校教育与研究60余年，一生过得极为单纯，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现代汉语，从未跑过题。

学界评价：治学严谨、桃李芬芳、一代名师

黄先生逝世后，我们成立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治丧小组，及时向全国发出讣告，在短短三四天的时间里，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相关单位及个人的唁电50余封。这些唁电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为人品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唁电中说道：“黄先生曾任教北大中文系，是我们敬爱的师长。先生任教六十年，桃李满天下，在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黄先生道德文章，一代名师，为学界所共仰。”

兰州大学文学院在唁电中说道：“黄先生是兰州大学乃至西北地区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生严谨治学，潜心研究，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成果丰硕，桃李芬芳，他的崇高品德和学术风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唁电中说道：“黄先生为我国语言学事业鞠躬尽瘁，毕生耕耘；创建良多，功德无量。黄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将永远嘉惠学林，泽被后世。”

著名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马真夫妇在唁电中说道：“一生从事现代汉语研究与教学工作，为不断推进和发展现代汉语研究和教学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黄伯荣先生的逝世是我国语言学界尤其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界的巨大损失。”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邵敬敏教授在唁电中说道：“黄先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他从年轻时起就投身于高教领域，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再到兰州大学，青岛大学，从南方到北方，从西边到东边，处处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迹，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栋梁之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方言》杂志社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语言研究所麦耘教授在唁电中悲痛地说道：“中国语言学界又折一巨梁，吾粤文化界亦永失一健者！”

黄廖本《现代汉语》的老编者、黄先生的老朋友们李行健、王铁琨、林端、王勤等认为“黄先生是学界公认的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在现代汉语教材建设方面用心之专、用力之深，常人难以想象……黄先生的崇高美德和丰厚的著述，已成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宝贵的财富。”

我系黄天骥教授还专门为黄伯荣先生追悼会撰写了挽联：“语言学大师，望重德高，北国衣冠知泰斗；康乐园校友，情深义厚，南天桃李失春阳。”准确表达了我系同仁的共同心声。

恩师的仙逝是我国语言学界的巨大损失；而对于我来说，我失去的不仅仅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还是一位跟我有父子之情的师长。

我眼中的黄先生：胜似父子的师生情、豁达宽阔的胸怀

2013年5月8日，先生已经病危，我和同事去阳江看望他，并带去了新出版的中大本《<现代汉语>学习参考》，这也是这套教材首个出版周期的收尾之作。黄伯荣看到学习参考，情绪很激动，努力睁开眼睛看着书稿，双眼都是放光的，嘴里不停地喊着什么，三姐（黄先生的三女儿）说他在叫我的名字，我握住先生的手，分明感觉到他紧紧的回握。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想传递什么，他是想让我把现代汉语的事业坚持、传承、发扬下去。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后来三姐跟我说，此后几天，先生的精神状态一直欠佳，再也没说过话，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直至离世。我听了，不禁潸然泪下，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向先生学习，不辜负他的期望。

在我的眼里，黄先生是老师，更是父亲。1982年，我从60余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以专业、总分都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兰州大学，成为先生门下唯一的研究生。他对我要求很严格，有一次在先生的办公室期末考试，先生亲自监考，答题时，我突然流鼻血了，他让我用冷水洗干净后，用棉花堵住鼻孔回来继续答题。

1982至1985年，是我求学路上最幸福的三年。先生带着我经常出去为黄廖本《现代汉语》开会、巡讲、听取意见，跑遍了全国各地，但课倒一节都没有落下。出差时，课堂就搬到了“火车”上；上课累了，先生就给我讲打猎和捉鱼的技巧。要知道，我的恩师不仅是学术高手，也是神枪手和徒手捉鱼的高手。我津津有味地听着，恍惚中，分不清他到底是先生，还是父亲。

1985年9月我毕业到中大工作，怀揣着先生专门为我给几位名师写的信，有商承祚先生、高华年先生、黄家教先生等，遵师嘱，我一一拜访了这几位名家。之后，我才明白了先生的良苦用心：通过“拜山”，使我能够在初来乍到时奠定好自己的“江湖地位”。效果的确很理想。

从先生身上，我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学到先生的为人态度。先生虽是学术泰斗，但却朴实无华，淡泊名利，不喜应酬，且待人十分谦和、厚道。黄廖本《现代汉语》请语言学家大师、黄先生的恩师王力先生题写书名，那次我正好跟随先生前往王力先生住处拜访求字。我清晰记得，黄先生先是恭敬站立回答老师的问题，十几分钟后，王力先生让他坐下，他才脱掉呢子帽子，搬过来一把凳子，笔直端坐在凳子的一角，继续恭敬地与老师交谈。我当时就感慨老一辈知识分子对老师的尊敬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先生的这些优良作风就这样润物细无声般地教化着我。

黄廖本《现代汉语》出版时，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初在教材编写大会上各协作院校公推黄先生为唯一主编，廖序东先生被选为副主编。由于廖先生比黄先生年长七岁，在1979年春交稿给出版社时，黄先生悄悄去掉了廖先生副主编的“副”字，自此，这本《现代汉语》有了两个主编。

“文革”期间，黄先生受到冲击，多次裸露膝盖跪板凳，导致两个膝盖化脓。尽管如此，他对这些造反派也持着一份宽容的心。当时，专案组找到他，要对一个殴打过他的造反派分子（当时叫“三种人”）进行取证调查，准备对其绳之以法。而黄先生却说：“他不过是某些人的棍子，我的身体是受到了伤害，但是他的灵魂更受到了伤害。放过他吧！”当时的我，真被震慑了，突然觉得眼前的黄先生如此之高大，真可谓“高山仰止”！

先生的很多事迹都告诉我，只有人做得高大了，学问才能做得高深。他既是仁者，也是智者，无论是为学、为师还是为人，都堪称一个时代的表率。现在先生去了，我唯有继承他的事业，兢兢业业把现代汉语事业坚持下去、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才能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

中大人

缅怀中国公关教育的开拓者廖为建老师

文/谭昆智

●他的为人和性格，真正地体现了公共关系的终极价值：和谐的人文精神。



2001年廖为建教授（前左三）与公关学子会聚一堂

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2013年4月28日的清晨，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得知就在凌晨1点30分，廖为建教授因病去世了！

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我感到万分震惊和无比悲痛，无法想象这是真的！短时间内，我收到大量师生的来电。许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有的痛哭失声。廖老师的辞世牵动了多少师生的心，他深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我认识廖老师近30个年头了，1983年现代公共关系思想和公共关系实践进入中国，我就听过廖老师在中山大学第一教学楼大课室的公共关系学讲座，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新鲜和震撼。广东是大陆公共关系发源地之一，由于廖为建老师在哲学系，1986年9月，中山大学在哲学系正式设置夜大公共关系专科专业。1986年12月，王乐夫、廖为建老师的公共关系专著《公共关系学概论》问世。

1987年哲学系开设了政治思想教育双学位班，而公共关系学课程就是最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学生潘大庆[①]至今还保存着廖为建老师当时在上《公共关系学》课程时的笔记。

当时，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黄加良[②]导演准备拍摄22集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廖为建老师就是顾问。《公关小姐》首播于1989年，是大陆最早反映改革开放、最早反映公关行业及最早反映女性和女性群体生活的电视连续剧，荣获全国四个大奖，即“飞天奖”、“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摄制组奖”，加上广东省、中南地区所授共7项大奖，还荣立集体三等功。廖为建老师还推荐了87级双学位班的潘大庆等同学，在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中担任了角色。

1988年王乐夫教授以从哲学系带过来的10多位教师为基础，联合学校的其他学术资源，成立了政治与行政学系。当时系里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政治学专业，后来，又有了行政管理专业。成立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是廖老师的最大愿望，他团结了一批教学骨干，呕心沥血，不辞辛苦地工作着，干出了令人折服的成绩。1994年，中山大学在政治与行政学系正式设置公共关系本科专业，成为大陆首家有权授予该专业学士学位的高校。

1994年，中山大学在设置公关本科专业的同时，在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招收公共关系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中山大学的政务公关研究生的培养获得成功，其毕业生在各自领域表现不俗，不少人已脱颖而出，成为各自领域的新锐。规范的公共关系学方向硕士的培养计划的推行，揭开大陆高层次公共关系教育的序幕。

2004年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建立公共关系学硕士点；以及开始公共关系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设置了公共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标志着中国大陆高层次的公关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国家劳动保障部主持制定了公关的职业定义，并将公关职业编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00年7月1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实施公关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的制度，并正式编撰出版了权威性的培训教材——《公关员职业培训和鉴定教材》。

1999年12月26日上午，在广州举行了“1999年公关员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广东分考场”试点统考。它标志着我国公共关系已开始走向行业化道路。

1997年得到广州创意公共关系有限公司30多万元的资助，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公共关系专业基金。

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中山大学公共关系学课程在国内同类课程中的地位居首，在海外亦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996年公共关系学课程被评为中山大学第三批重点课程。

1998年公共关系学课程被评为中山大学优秀重点课程。

2001年9月30日，以政治与行政学系[③]为主，组建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简称政务学院）后，廖为建老师又带领我们公共传播学系的八位老师再接再厉，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05年公共关系学课程被评为中山大学校级精品课程。

2006年公共关系学课程被评为广东省省级精品课程。同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公共关系学课程使用的都是自编教材：《公共关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和《公共关系学简明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长盛不衰的拳头教材。前者有配套的考试大纲和自学辅导书；后者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中青年奖。这两种教材在国内的发行总量约85万册，为几十所高校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所采用。另外还编写了近10万字的《公共关系学概论》自学考试辅导材料。

2006年5月，本课程的三位主讲教师：廖为建教授荣获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公关教育20年杰出贡献奖”。谭昆智副教授和吴柏林副教授荣获“中国公关教育20年突出贡献奖”。同时，廖为建教授还荣获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颁发的“中国公共关系杰出贡献奖”。

在教学成果方面，2008年我们公共传播学系申报的教学项目：“创新型公共关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荣获第六届广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该项目还荣获中山大学2008年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自主创新理念的指导下，公共关系学专业在教材建设、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化上，有较深厚的积累，在国内具备较高的水平和声誉。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是：这些成绩都是在廖为建老师指导和亲力亲为中完成的，我们是这些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2009年公共传播学系转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后，廖为建老师担任了副院长、公关学科带头人，后来他主动辞去了副院长的职务，但还是继续为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科建设耕耘不辍，时刻惦念着公共关系学科的发展和完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廖为建教授作为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学术造诣深厚，社会影响广泛，多年来为中国的公共关系学科协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贡献主要有三条：

1. 传播、发展和延伸公共关系思想。他长盛不衰的拳头教材《公共关系学》（1986年）和《公共关系学简明教程》（1989年和1993年），在书中传播的公共关系核心思想“传播管理”，为中国公关教育的启蒙、普及和推广，为中国公关学科建设发展延伸，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让公共关系成为一门职业。1999年12月26日上午在广州举行了“1999年公关员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广东分考场”试点统考，就标志着我国公共关系已开始走向行业化道路。

3.将公共关系建成一门学科。1994年，中山大学设置公关本科专业，2005年设置了公共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它标志着从揭开中国大陆高层次公共关系教育的序幕到公关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跟随廖老师多年，我认为廖为建老师作为中国公关教育的开拓者，能够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为人和性格，他儒雅，谦和，认真做事，低调做人，能够团结身边的一切力量，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去做一件大事。

对待自己的同事和学生，他总是谦和地谆谆点拨，而且总是为别人着想，深受老师和学生的尊敬和爱戴。2000年8月，我与吴柏林、陈大海参与他主持的项目：广东核电合营公司（大亚湾核电站）理念与行为识别系统，就深有体会，在大亚湾核电站蹲点期间，他把最好的房间，让给大海老师住。

他的为人和性格，真正地体现了公共关系的终极价值：和谐的人文精神。他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其表现在3个方面：宽容、传播和竞争。宽容是努力找到双方利益的结合点；传播要有真实性和真诚合作的精神；竞争是良性的，要使物质和精神回报相结合。

廖教授作为中国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他的逝世是我国公共关系行业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英年早逝，令人哀伤。

春风秋雨多少往事随风而去，一切宛如昨日。但是，跟随廖老师在公关专业学科建设中走过的日子，至今记忆犹新。

廖老师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学者、好老师、好顾问、好领导、好朋友、好同事……深深地哀悼，伤恸难诉此心境。但是他坚韧不拔的开拓创新精神一直还在鼓励着我们，他的事业我们还在坚持和继承。

廖老师还兼任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公共管理系公共关系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2012级公共关系学专业的学生还一直翘首期盼与廖老师见面和听他的教诲。我现在作为新华学院公共关系学专业的负责人，只有依靠系领导、团结我系各位老师，将公共关系学专业做大做强，才是对廖为建教授最好的回报。我们永不能忘却的是廖老师的音容与气度，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缅怀的。

廖为建老师，一路走好。

注释：

①潘大庆现任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党委书记。

②电视连续剧名作《公关小姐》导演、著名电视艺术家黄加良，因病于2005年2月25日在广州逝世。

③廖为建教授在组建政务学院前是政治与行政学系的系主任，他自嘲自己是末代系主任。